

文豪漱石与他的“恶妻”

■夏丽柠

1867年，夏目漱石出生在日本江户，是典型的明治人、江户仔。虽然漱石50岁便因病去世，但短暂的年轮并未掩盖他作为日本近代杰出文学家的光芒。他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第一人，是印在日元上的“国民大作家”。鲁迅先生曾评价漱石及其作品，“轻快洒脱，富于机智，是明治文坛上新江户艺术的主流，当世无与匹者。”

漱石的文学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处女作《我是猫》在《杜鹃》杂志上一经发表，便产生了轰动效应。据漱石之妻镜子的回忆，漱石几乎篇篇一气呵成，只要开始动笔，大部分短篇是一到两个晚上就写好，像《少爷》《草枕》这样的长篇，也就是用了一星期时间便写完了。似乎完全没有体验过创作的痛苦。

身为现实主义创作的倡导者，读者不难在《我是猫》《哥儿》和《三四郎》等作品中觅见夏目漱石生活的影子。因此，“夏目迷”对漱石的日常生活也是极感兴趣的。

关于漱石先生的家事，应该分为两部分讲。一部分是漱石的原生家庭，也就是那段自幼丧母，先被人领养又被亲生大哥领回，继而被养父母不断纠缠困扰的成长故事。与此相关的一切，他都写在自传体小说《道草》里了。另外一部分，则从迎娶中根镜子，建立自己的家庭，生活稍得安稳说起。这本由夏目镜子口述，女婿松冈让整理的《我的先生夏目漱石》，正好填补了夏目婚后日常生活的空白。着实让“夏目迷”过了一把瘾。

在本书中，我们不仅读到了漱石的文学奋斗史，也悉知了文豪之家的相濡以沫。要知道，发表



日本电视剧《夏目漱石之妻》剧照。

《我是猫》时，漱石已经39岁了。也就是说，纵使使笔耕不辍地创作小说，也仅仅写了11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高的艺术成就，的确离不开家庭的支持与帮助。

至于镜子为何落得“恶妻”之名，不外乎她性格刚直，爱睡懒觉，刚嫁给漱石时，常常让漱石早上饿着肚子去上班，平日里也与漱石针尖对麦芒。再加上漱石神经衰弱发作时，曾两次休妻，并到处讲镜子的坏话，惹得不明真相的外人以“恶妻”唤之。实则，那些都是夏目的“病态”，亦不可当真。然而，正是因为这种性格，镜子才能与正直善良、严谨钻研，却也因病而古怪顽劣、不通人情的夏目共度一生。有了镜子，夏目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安安稳稳地教书、留

洋、交友、写作，甚至生病了。

全书共有64篇故事，以镜子与夏目相亲为始，至夏目离世而终。开篇写的就是：“当时夏目的家在牛込的喜久井町，因为家里吵，便在小石川的传通院附近一个叫法藏院的寺院里租了间房。”这里插一点题外话。如今的喜久井町旧居，已经建成了夏目漱石纪念馆。路口有块石碑上刻有：夏目坂。纪念馆的后院，真有一块“猫冢”，算是文物了。这块猫冢，本书里有提到，是夏目领着家里的孩子们一起立的，以悼念死去的黑猫。真是有爱有爱的家庭啊！

明治初年，男婚女嫁当属媒妁之言。夏目虽有短暂情史，也都无疾而终。显然，夏目是个谈恋爱的困难户。纵观夏目的小说，好像没写过一场痛痛快快的恋爱。不

论是《三四郎》里三四郎与美弥子，还是《后来的事》里的三千代和代助，都是爱而不得，为情所困。看来，夏目真是没有恋爱经验的人。

据镜子回忆，夏目还险些与樋口一叶结为连理。因为夏目的生父直己先生与樋口的父亲是同僚，本有结为儿女亲家的意思。怎奈樋口家生活困难，樋口先生总是借钱不还。直己一想，与这样的人结亲，不是自讨苦吃么？因此作罢。历史不能假设，如果夏目与樋口真的成为夫妻，恐怕日本文学史都要改写了吧。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夏目读了一叶的小说，赞不绝口地说，写的真好，文思开阔得像个男子写的！

夏目在相亲中，充分展现了自己没有经验的“智慧”。他选择镜子的理由很奇特：“牙齿很不整齐而且还脏兮兮的，但居然并不刻意隐藏，还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这一点特别让人满意。”如此揶揄却遮掩不了夏目对镜子的满意之情。

正如《武士的女儿》一书中所言，明治初期，女性生活最重要的是谨记儒家道德约束：“女子应当服从、忠贞、仁慈和缄默。”夏目虽为知识分子，夫为妻纲的思想却根深蒂固。在结婚之初，他便宣告：我是学者，必须学习，可没时间顾及你，这点希望你能明白。”可作为贵族院秘书长的长女，镜子可是“治家有方”。她顺水推舟地巧妙成全了漱石的大男子主义，却暗地里把捉襟见肘的生活管理得井井有条。这些夏目心里是明白的。否则，他不会在镜子有孕在身，身体不适时写下这样的

排句：“病妻卧闺中，黄昏又点灯，秋暮夜长已近冬。”真是情深义重，惆怅满心。说到夏目与镜子的相处之道，决非闲来无事争吵，而是相互嘲笑。夏目嘲笑镜子的排句写得一塌糊涂，镜子就说夏目唱谣曲老跑调。夏目怒骂镜子爱睡懒觉耽误事，镜子就说夏目胡搅蛮缠，毫不讲理时做的那些糊涂事真是可笑。总之，寸步不让。而依夏目的性格，知错肯定不改，但可以装作云淡风轻，什么也没发生过。镜子也不追究，就是冷眼旁观，也算是对不讲理的夏目起到了“震慑”作用。一物降一物，是夫妻相处之道的绝妙。

夏目神经衰弱发病时，屡次向镜子“挑衅”。镜子非但不生气，还使用计谋将夏目逼退。镜子真是吃定夏目了，任凭他怎么折腾，还是逃不出镜子的手掌心。不过，后来夏目有了些“疑心病”的症状，怀疑镜子跟朋友一伙监视他。对这事，镜子还是心委屈的，字里行间读得出来。最令人感动的是，夏目病重时，不想开口说话，只是用翘下巴表达意思。夏目镜子，是唯一能够懂得“下巴话”的人。如此看来，漱石先生迎娶这位“恶妻”，当属人生的一大幸事。

大凡夫妻共处，有悲亦有喜。但在本书里，我们没有读到波澜情感、生死与共的煽情之语，倒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的口吻令人着迷。仿佛镜子与漱石先生之间发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全书没有一个爱字，却浸满了密密匝匝的深情。镜子的宠辱不惊，坦然淡定，当是大家闺秀使然。现在，该是为漱石之“恶妻”正名的时候了吧？

“还原”纳博科夫

■陈羽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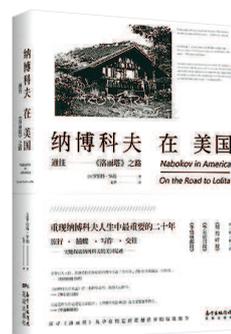
提起蜚声中外的长篇小说《洛丽塔》的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广大读者一定并不陌生。随着《洛丽塔》的广受关注并享誉世界，纳博科夫的个人生活也逐渐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他本人撰写的回忆录《说吧，记忆》与布莱恩·博伊德的两部评传——《纳博科夫：俄语时期》与《纳博科夫：美国岁月》相继付梓，成为研究纳博科夫的“百科全书”。在此基础上，美国传记文学家罗伯特·罗珀又写了这本纳博科夫在美国生活的传记作品——《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

与之前的传记不同的是，罗珀作为一个美国本土作家具有与生俱来的“美国本土视角”，这成为他将美国时代的纳博科夫进行全新解读与阐释的最佳门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从研究专家那里拉出来，此乃本书之初衷”。通过这部传记作品，他想将众多读者从对《洛丽塔》的创造者已然形成的刻板与标准化印象中解救出来，将这位众人印象中拒人于千里之外、孤芳自赏的纳博科夫“还原”成真切切、有血有肉的普通艺术家。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还原”并不容易，试图强行翻越写纳博科夫传记的前辈的山脊，在别人开辟的道路上再走一遍注定会徒劳无功，只有独辟蹊径方能产生柳暗花明之奇效。为此，罗珀选择全程追踪纳博科夫令人瞠目结舌的美国化蜕变：他流亡美国后究竟是如何敞开自己接受美国的本土影响，如何对美国文学传统做到融会贯通，又如何将之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水乳交融……在本书中，作者对纳博科夫认识美国文学的经过有许多生动详细的描述。比如第七章中，他提到纳博科夫对海明威的作品并不十分看得上眼，对福克纳也有过类似惊悚骇俗的评说。为印证这一说法，作者还摘录了纳博科夫本人在60多岁时所做的一次访谈：“我四十几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海明威的作品，全是什么丧钟啦，卵蛋啦，斗牛啦之类的东西，我很不喜欢。后来，我读了他很好的作品《杀人者》，还有那一部描写神奇大鱼的小说，觉得这作品也还非常了不起。”此外，作者还通过考证，从纳博科夫在犹他州所写的信件中得知他密切关注着美国

文学发展的动态，并称要将具有美国气质的作家们的作品进行广泛而持续的阅读。除了叙写纳博科夫竭尽所能融入美国文学以外，罗珀还对纳博科夫关于小说《洛丽塔》中的重要元素——“性”的认识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纳博科夫对弗洛伊德反感至极；比如他小说中最露骨的段落并不是对性行为本身的描写，而是对激发欲望的对象详尽描摹；又比如描写对女童的迷恋对纳博科夫而言极具挑战性，甚至让其行文条理变得紊乱……这些，都是作者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考证与实地探访纳博科夫的足迹所得出的结论，笔下文字有理有据，引人入胜。这一对纳博科夫与美国文化以及美国作家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行的全方位多视角的钩玄索隐，成为本书区别于其他纳博科夫传记的标志性符号。

在书里，我们得以见证纳博科夫开着二手汽车，遍访美国的崇山峻岭，在荒野中自由地追逐蝴蝶，发表研究论文；见证他遇到文学生涯中永生难忘的贵人，以及势同水火的仇人；见证他在美国发表大量文学讲稿，为尼古拉·果戈里写传记，将俄



《纳博科夫在美国——通往洛丽塔之路》
[美]罗伯特·罗珀著
赵君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

国经典《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成英文并发表；见证他写出了将自己推上神坛的《洛丽塔》，并孕育了杰作《微暗的火》和《阿达》……可以说，书中所记录的纳博科夫在美国度过的20年是其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它塑造了纳博科夫的后半生，也造就了如今被世界所熟知的纳博科夫。

总之，本书作者罗伯特·罗珀从纳博科夫住过的汽车旅馆、写作的工作间以及讲课的教室中寻访其旅行、捕蝶、教学、写作、交往的历史痕迹。他怀着朝圣的心情，以细腻的目光跟随纳博科夫当年的脚步，终于写成了这部兼具史料性、文学性与学术性的传记作品，将《洛丽塔》的创作者尽量真实详尽地“还原”给读者，并揭示了美国对于纳博科夫的真正意义。